我一个人住——亚洲单身户的趋势

由于当前不断降低的生育率和结婚率，不断提高的离婚率以及人口迁移的趋势，在未来几十年，亚洲的单身户将会越来越多。

在亚洲甚至全球，单身户是增长最快的一种家庭类型。除了丧偶及失婚，不婚不育以及劳动力迁移，也是单身户增长的原因。

我是国大亚洲研究所亚洲家庭变迁分支的学术带头人。2015年，我与张志豪博士在人口研究杂志邀请，合编了一系列有关亚洲单身户的论文。这是欧美国家以外第一次针对单身户所做的大规模研究。十篇论文针对亚洲15个国家，根据人口普查及长期追踪数据，做了深入的分析，对于了解单身户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及社会影响，分析这种趋势可能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国家如何制定社会政策，有一定的帮助。

在挪威、芬兰、丹麦、瑞士和德国等发达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仅有一名家庭成员（见图）。单身户目前在亚洲的普遍程度还不及欧美国家，但有研究推测，到了2020年，全球单身户最多的10个国家中，将有四个来自亚洲，而中国与印度列前茅。

尽管多代同住的文化在亚洲国家及地区存在已久，但亚洲各国的家庭类型分布，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东亚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当中，日本的单人户比率最高，达到32.4%；韩国与台湾则分别为23.9%和22.9%。至于东南亚及南亚一些国家，比如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泊尔和印度，单人户比率远低于10%。

哪些人选择独居？

与西方国家相似，年龄与性别是区分亚洲单身户的两个主要因素。亚洲单身户主要分两大类：独居老人与独居年轻人。老年人独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丧偶，而年轻人独居主要有经济压力及受教育程度、离婚及受雇。由于女性寿命普遍高于男性，丧偶老人多以女性为主。独居的年轻人主要是男性，也包括少量因工作而迁徙的女性。

此外，亚洲的研究显示，单身户分布并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单身户并不局限于城市，农村也存在这种现象。在越南、缅甸等国家的农村地区，配偶或子女在城市工作，也会产生一个家庭分化成多个单身户家庭的情况。

独居的原因除外，对于当前西方社会单身户产生的原因，亚洲单身户产生的原因，比较接近18世纪的欧洲社会。在当时的西方社会，独居被视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个标志，标志着一个拥有广泛社会网络的年轻人更倾向于独居。

与之形成对比，在亚洲独居的年轻人口多为外来务工或工薪阶层，他们独居是受经济条件所限，而不是出于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此外，亚洲单身户的居住方式，也与西方存在差异。在亚洲，受制于城市较高的生活费用，城市中独居的年轻人通常住在集体宿舍。

统计资料显示，在新加坡、柬埔寨、泰国，15岁至25岁的城市独居人口中，有60%至80%都住在集体宿舍。

新加坡的趋势

在新加坡，由独居老人（65岁及以上）构成的单身户，在所有家庭类型中所占的比率，从2000年的3.5%增长至2010年的12%，增幅达到50%。根据2009年与2011年的老年人健康与老龄化的追踪数据，新加坡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其表现形式为缺乏陪伴、独自生活以及精神——有提高的趋势。

在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城市国家，许多孩子虽然与父母分开居住，但居住距离相对较近。如今由于新加坡的医疗体系相对先进与便利，因此独居本身并不一定会产生孤独感。

社会隔离是一种生活状况，孤立感是一种心理体验；以往的研究发现，它们都会增加死亡率。因此，我们需要加以关注。不过，并非所有独居的老人都会感到孤独或孤立。相反的，有些同一时期的人们，有时候也会感到孤独，重要的是鼓励独居老人参与社交活动，促进身心健康，使他们不会被孤立。

由于当前不断降低的生育率和结婚率，不断提高的离婚率以及人口迁移的趋势，在未来几十年，亚洲的单身户将会越来越多。以中国为例，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丧偶老人户数的上升。此外，中国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目前在中国的适婚人口中，将有超过3000万至4000万的“剩男”面临着“光棍危机”。基于这种情形，我们预计未来中国将出现一批由绝对劣势的男性所组成的新单人户群体。眼下大约有8000万个单身户。据我们估计，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至2050年的1.3亿3000万个。

为了深入了解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单身户，我们还将进一步探讨居住安排、社会网络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更深入地分析独居如何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并探讨公共政策在调节独居的动因及独居的影响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亚洲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主任）

有关论文，可上网浏览：
http://www.development-research.org/volumes/vol32/40/32-40.pdf